



大學衍義

八

口 12
3615
8

衍義



門口 12
號 3615
卷 8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陳仁錫

彙輯

評閱

分類 311
卷号 10(20)
通番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

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

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公。名。文。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無以則王乎。

王。謂。行。王。者。謂。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禦。止。禦。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禦。止。禦。也。

大學衍義

卷之十四

王道霸術之異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饗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也。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知也。百姓，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新鍾成，殺牲以饗。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汗。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也。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說，毒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天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可見，藥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王道霸術之異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粟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之父兄五山
 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幼我之子弟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
 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其若是孰能禦
 之之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
 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
 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為王道甚高而難行
 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
 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
 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
 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

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

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

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
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
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
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
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
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
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
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
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
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

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爲卿相行國
也管仲齊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曾西蹙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也曾則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
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大憲行義 卷十四 王道霸術之異 五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
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
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
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
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
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
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况孟子以承三
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
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
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
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
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
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
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
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
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
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况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疆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

正心誠意
學正為
焉下校

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
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士使召伯廖
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規國。閔元年。齊仲
其使。言謀之士。窺規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
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
三年。城首止。蔡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
諸侯會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
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
滅譚。莊十一年。三降鄆。紀附庸也。遷陽

國名。齊人偏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
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
領氏于婁氏。須遂氏。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
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眾。執王祭之名。能
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稱且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曾未數年。伐吾與國
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
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
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
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大學行義
王道霸術之異

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號與虞矣不聞其以滅
 同姓問之也傳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
 以易嫡子正之也傳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
 不聞其致詰之也傳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可以
 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
 緣陵而散傳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相德衰矣城郕而不果
 傳十六年城郕役人病有衣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
 傳十二年侵衛傳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遇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
 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傳十七年魯
為討而止公聲美以公故又其甚也身沒未幾
會齊侯十王公至自會

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傳十七年十二月齊
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若晉文之譎
 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十八年正月
 其禮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
 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
 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一平欲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
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出於是乎大
蒐以不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眾也故一朝
 王之填而遽請隧焉傳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
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是名為勤王而
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

實窺大物也。湯桀不服，則圍之。

王與之陽桀，溫原攢茅之田，陽

桀不服，圍之，舍高呼曰：此誰非王之婦，親其僕之也。

原不服，又圍之。名雖

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

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

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

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

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

粹謂純全也。

駁而霸。

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

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

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

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

非一獨此為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

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霸。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

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

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

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顧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

曰胤子朱啓明胤子朱亮之嗣子丹朱也啓

曰吁吁者歎其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

帝曰疇咨若于采采事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共

寬於知人
最於知子
如矣所以

聖賢觀人之法

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器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比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

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茲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一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眾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

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入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旱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

官人。官。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之四凶。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六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之。問如何。謂皋陶

曰。寬而栗。寬。洪也。栗。莊也。柔而立。柔。順也。立。有植也。愿而恭。愿。愿也。恭。和也。亂

而敬。亂。治也。敬。敬也。擾而毅。擾。擾也。毅。果也。直而溫。直。直也。溫。和也。簡

而廉。簡。約也。廉。廉也。剛而塞。剛。剛也。塞。實也。彊而義。彊。彊也。義。能合義也。彰而

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也。曰。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

大學後義 卷十五 聖賢觀之法 四

有邦謂諸侯

翁受敷施

合

九德咸事

咸皆

俊又在官

俊賢

也有治人

百僚師師

百士惟時

皆官也僚以人

言工以事言師師謂

更相師法惟時

言百

撫于五辰

撫順也

五辰四時也

工之事各得其時

庶績其凝

庶衆也績功也凝

於四季

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

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入者智之事也安民

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

惠合實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

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

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

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

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

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

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

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

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

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

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觀其德

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

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

九學後集 卷十五 五
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
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
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
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
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
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
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
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
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之。
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

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
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
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
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
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
當兼收竝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
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士皆治。而不失
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無言者。天人一本
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
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

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藉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

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偽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為易乎。雖然。視也。

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也。仁。謂。心。之。德。也。觀過斯知仁矣。也。過。謂。失。大。誤。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言。蓋孔子之與人論言而

其言臣按此因宰子晝寢而言蓋予之為人能言而
 子曰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
 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
 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夫以孔子之於
 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
 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况人君之尊其
 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
 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用試必以
 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
 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

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齋夫之對拜為血
 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
 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齋
 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
 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
 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李訓
 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
 亡國臣故因宰子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
 訓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

子曰。文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澹臺姓。滅明名。

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八公事。如鄉飲。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

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與也。若人無善不喜。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

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不且。然惡之。雖不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曰之曰。鈞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

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身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身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鮮少也令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

能遠得哉然誠而不僞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惟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為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鳴

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訕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离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

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矣太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者普也
比者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
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安故
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
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
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善則
獎而成之小人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為善善
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
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
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心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

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此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以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

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

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在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視不明也。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
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
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
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
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
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
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

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
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
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
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
入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
之戒。然當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
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
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

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洩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虺瓊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

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喜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今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刻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少者戇多者
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
陵之爲人稍愚直也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周勃為太尉此畫用高帝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
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鐵字

不可非止
陵古大臣也

三附必
不可少故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唾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
何面自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
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
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余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

此二語是致知在格物註

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入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

入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眾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

不可則止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
 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
 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
 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太葢無切肉又
 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
 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
 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
 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
 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
 之事尚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
 之可將使真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
 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
 者文帝不以拂己為忤景帝專以適己為悅故
 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
 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也。都肄。讀言大閱也。道上稱蹏。道路也。天子出稱蹏。入稱蹏。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沐。謂木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燕王。京師遠。十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謂逃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善抑光以

全光愈不
可及矣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
邪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
且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位則成康
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
不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
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
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

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
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曰廣陵而立昭帝
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
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
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
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
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
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
瑯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景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是子如賢疾能無與比者上淹曰陛下誠知之何在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評房瑄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

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搃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擢祕書郎

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其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委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

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滯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俄得宰相
度三上書請
極致不可
帝少然繼
人始復業
德宗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昇、皇甫鏘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

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辨矣，已而卒為異，鑄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異鑄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異鑄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

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其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

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首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猥鄙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難進易退
此君子也
叨冒爵祿
無廉耻此小
人也

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至之意於看自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

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